



XIAO NÜ
HUA BU 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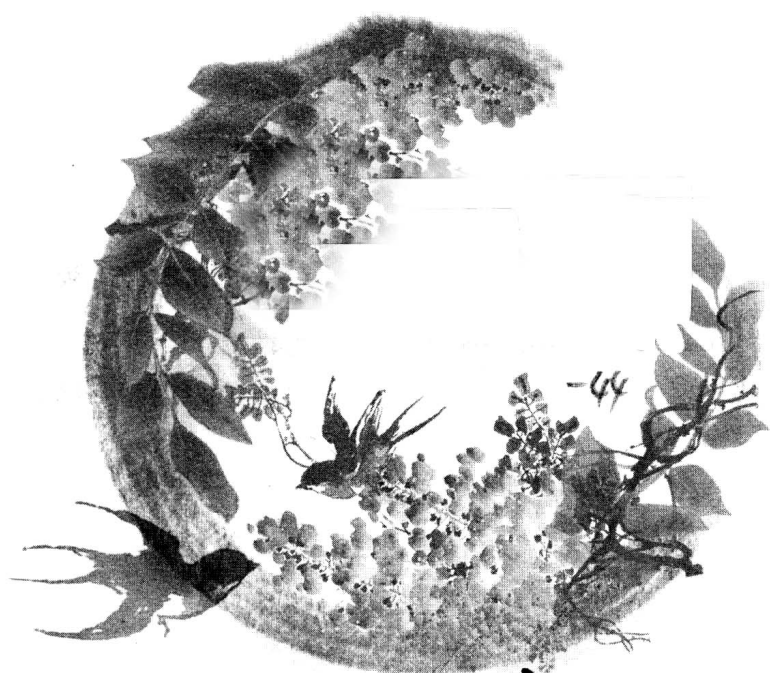
花不舞 少女

桩桩著

一直以为沧桑过后，所有的希冀都只是泡影。
然而放手时却发现，那些不能舍弃的，早已变成掌心宿命的印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AHUA WENYI CHUBANSHE

桩桩



花不叶

栩栩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女花不弃/桩桩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399 - 3724 - 3

I. ①小… II. ①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592 号

书 名 小女花不弃

作 者 桩 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姜嫫娟 刘红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724 - 3

定 价 29. 8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桩桩

ZHUANG ZHUANG

典型的川妹子，悦读纪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百变故事女王，出版9部言情经典，且部部畅销。7年记者、7年编辑生涯使其深谙女人幸福百态。2007年，一部《蔓蔓青萝》成为千万读者一致珍爱的穿越经典；2008年，《永夜》开创了多维创作“型”风格，被媒体誉为“08年最不能错过的过瘾小说”；2009年，《放弃你，下辈子吧》延续都市温情，连续6个月蝉联当当网都市小说类新书榜冠军；《女人现实 男人疯狂》倡导“女人，你不可不幸福”，成为2009年最温暖的幸福读本；《流年明媚·相思谋》里相思定谋三千计，只为流年明媚百般情，成就了无数女孩的爱情夙愿；新作《小女花不弃》，完美回归穿越时空的爱恋，寻找不离不弃的同路人。

“桩桩故事汇”主题活动

你可以倾听我说故事，也可以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

或许你的故事将成为我的下一部小说，而你将是我的下一个女主角！

活动地址：

桩桩人人网公共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0008642>

桩桩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uangqq>

桩园：

<http://zhuangyuan.5d6d.com/bbs.php>

 用文字呼吸爱，读女人的幸福

“悦读纪”交流互动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hiying5352>

投稿邮箱：shiying5352@sina.com

读她的故事

被 幸 福 温 暖



《蔓蔓青萝》(上、下)

穿越乱世邂逅爱情，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纠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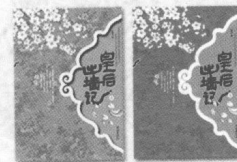
《微雨红尘》(上、下)

4个女人的生死离别世俗恋，再掀都市炽恋风暴



《杏花春雨·落雪时节》

一对小冤家的爱情对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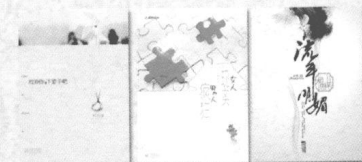
《皇后出墙记》(上、下)

永乐帝后的“出墙”传奇



《永夜》(上、下)

杀手酷男转世变身，集悬疑、推理、武侠于一体的“最型”穿越大作



《放弃你，下辈子吧》

爱情没有不适合，只有不坚持

《女人现实 男人疯狂》

女人，你不可以不幸福

《流年明媚·相思谋》

桩桩第8本情感领悟大作完美演绎爱情36计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狗娘养的·····	1
第二章·神仙哥哥·····	8
第三章·凤凰女·····	17
第四章·奇货可居·····	26
第五章·似是故人来·····	40
第六章·风雪阻杀·····	48
第七章·别庄惊魂·····	57
第八章·凌波惊鸿影·····	66
第九章·莫府小姐·····	80
第十章·财神送财·····	92
第十一章·戏雪·····	103
第十二章·冤家上门·····	114
第十三章·陶钵的秘密·····	124
第十四章·谁为谁心动·····	140
第十五章·月影照孤雁·····	152
第十六章·莲衣客·····	160

目
录

第十七章·那一场风花雪月·····	171
第十八章·王府行·····	184
第十九章·欲语还休·····	195
第二十章·绿琥珀·····	206
第二十一章·暗流涌动·····	221
第二十二章·天意从来高难测·····	235
第二十三章·死当长相思·····	250
第二十四章·恍若隔世·····	270
第二十五章·朱八太爷·····	283
第二十六章·花九的一生·····	299
第二十七章·相遇与错过都是缘·····	314
第二十八章·多事之秋·····	326
第二十九章·神秘人的后代·····	338
第三十章·我是金龟婿·····	361
第三十一章·公堂之上·····	376
第三十二章·往事不可追·····	393
第三十三章·俱往矣·····	404
后记 花不弃的原型·····	409

第一章 〔狗娘养的〕



温暖潮湿的气息从脸上传来，还伴着阵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昏迷中的云琅忍不住皱了皱眉，正想呵斥是哪个不长眼的奴才搅了他的好梦，心中又突起一丝警觉，想起自己是受伤后仗着最后的意识跳进了一户人家。难道是他们追来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想也不想就挥出一掌。

听到嗷的一声惨叫，云琅缓缓睁开了眼睛，一条黄毛癞皮狗被自己击杀在不远处。他喘了口气，心中暗骂虎落平阳被犬欺。

正打量着身处的环境，他听到身后有鞋踏在雪地上的细碎声响，只可惜那一掌已费尽了他全身的力气，竟连扭个头后背都痛得钻心。云琅目中悲愤得几欲喷出火来，嘴里呛咳出一口血沫子，染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触目惊心。

他艰难地吐出一句，“小爷今日毙命于此是天意，报出你的名号来！”

“啊——”他的身后响起尖锐愤怒的叫声。

云琅睁大了眼睛，只等着来人一掌或一剑取了他的性命。谁知一团青灰色的身影从他身边跑过，直扑在黄毛癞皮狗身上大哭起来，“阿黄！阿黄！阿黄啊！”

见那条癞皮狗被抱在一个穿着青色棉袄的小丫头怀里，云琅这才松了口气。看到不是追来杀他的人，他心头一口气泄了，脑子嗡嗡作响又晕了过去。

花不弃抱着狗，见阿黄早就闭了眼，心里痛得跟什么似的，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是被药灵镇的乞丐花九捡来的弃婴。

据说花九家上溯九代都是乞丐，花九从小残疾，到老也没有为花家传下个一儿半女。他捡到花不弃后禁不住喜笑颜开，长叹花家终于有后了。他没有延续花家的

门风，把捡来的便宜女儿叫花十，而是深思熟虑后为弃婴取名花不弃，并告诉花不弃要将花家的行乞事业代代传下去。

说来也神奇，花不弃一岁就能唱《莲花落》，两岁就知道笑弯了眉眼伸手讨钱，叫起“叔伯”、“姨娘”，脆生生的，咬字清楚，黑漆漆的眼睛里像汪着水似的惹人怜惜。

花九大赞花不弃是天生的乞丐苗子，把家传乞讨绝学倾囊相授。花不弃聪明机灵，学得贼快，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小嘴甜得似抹了蜜，让花九放心大胆，从此过上了在桥头晒太阳捉虱子的慵懒日子。

花不弃长到五岁时，一场罕见的大雪将花九冻死了。她用一张破竹席盖住了花九的脸，将跟了花九一辈子的讨饭陶钵揣进怀里，哆哆嗦嗦从狗洞爬进了刘二娘家。

黄毛狗当时才做母亲，生下的崽儿刚巧被刘二娘捉走了。也许是见花不弃瞪圆了的乌黑眼睛像极了自家的狗崽，刘二娘母性大发，收养了花不弃。

刘二娘发现狗窝里的花不弃时正值雪后初霁。她把一盆狗食放在狗窝前，见黄毛狗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从窝里蹿出来，心中诧异，弯下腰一看，惊呆了。

黄毛狗安静地侧躺在狗窝里，露出温软的腹部。花不弃正衔着它的奶头吃奶。

刘二娘后退几步，飞快地提起裙子跑去前院，叫相公来看稀奇，等二人赶到后院时，他们看到了温馨的一幕。

阳光洒在雪地上泛起一阵淡淡的晕黄色，一人一狗正和平地分食着狗盆里的食物。

黄毛狗吃了几口就退到一边，温柔地注视着花不弃。花不弃没有吃完，端着盆子又放在黄毛狗身前。她用手轻抚着黄毛狗，冻得通红的脸颊上露出甜甜的笑意。

刘二娘当场抹开了眼泪。人能不如狗吗？她拉了相公转身离开，默许了花不弃住在阿黄的狗窝里。

阿黄用它的奶水与狗食喂饱了花不弃，它温暖的身躯与还能挡挡风雪的狗窝让花不弃活过了严冬。

花不弃也懂得人情冷暖，进出从不走大门，只钻狗洞，讨得的吃食从不忘分阿黄一份。每天她都会将刘二娘家的水缸装满清水。而她，只是个不到六岁的乞丐娃娃。

这事一经传开，整个药灵镇都道这是奇事。人们赞刘二娘家的黄毛狗厚道，赞花不弃人小却明白知恩图报。

春天来临时，花不弃的人生像枯枝绽开了新芽，爆发出新的生命力。

镇上药灵庄林家信佛的老夫人听说人吃狗奶过活的稀罕事后，囑人带来了花不弃。林老夫人见洗干净脸的花不弃眉清目秀，眼睛黑乌乌的灵活得很，而且有问有答，小嘴忒甜，一口一个老夫人叫得她舒坦，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人领着花不弃进了林家后院菜园里当了浇菜的小丫头。

在林家菜园安顿下来后，花不弃去求得了老夫人的恩准，跑到埋花九的乱坟岗上烧了香烛纸钱。

山林催发了新枝，点点绿意翠得清新可人。略带寒意的风与浅浅的阳光铺洒下来，乱坟岗也失去了夜晚的恐怖，安静恬然。

纸钱的灰烬被风吹散，花不弃坐在坟前痴痴地望着灰烬飘散的地方发了会儿呆，又抱着阿黄喃喃自语了些旁人听见会一把火烧了她的话。

花不弃边说边抹泪，等到泪干她对癞皮狗说：“古代缺啥啊？人才！当丫头也是份工作。虽说老板不是自己了，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抱大腿也要抱根粗点儿的。我觉得林府不错，你觉得呢？”

阿黄亲热地用头蹭了她一下，花不弃咧开嘴笑了，“走，领你认认门去。别看林府大，菜园挨着围墙，墙上开了个很大的狗洞，你找我不妨事的。有奶就是娘，以后我侍候你吃香喝辣吧！”

阿黄对花不弃有了感情，加上林府的泔水油水的确足，它跑到林家菜园后就不回刘家了。刘二娘叹了口气说：“天要下雨，狗要恋人，由它去吧！”

从此阿黄就和花不弃在林家菜园里相依为命。

林老夫人念了句阿弥陀佛说：“不可让不弃与她的狗娘生分了！”

林府众人掩了嘴笑这句“狗娘”，紧接着吩咐下人在围墙狗洞旁搭了间小木屋，让花不弃和阿黄住。

小木屋名副其实，只放得下一张小床与一张木桌。花不弃却很是开心，这是她穿越后第一次有自己的家。她抱着阿黄舒坦地躺在床上悠然地说：“比刘二娘家的狗窝大多了。”

阿黄汪汪叫了几声表示同意，跳下床围着小屋撒了几泡尿，圈了地盘。

还能怎么样呢？没有打骂，没有做不完的活计，没有让她签卖身契，还有阿黄温存的眼神和柔软的身躯温暖着她。尽管林家的少爷、小姐曾指给朋友看，说她就是那个狗娘养的，花不弃也照样行礼请安。

她刚到林府时常坐在小凳子上看星星，思考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到一个弃婴身上究竟是好命还是命贱，可直把脖子望酸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花不弃便打着

哈欠对阿黄说：“算是好命吧，好歹我活了两世。九叔叫我不弃，我现在也不嫌弃是乞丐丫头出身还有你这个狗娘了。走，睡觉去！”

如此平安过了七年。阿黄变成了一只慵懒的癞皮狗，花不弃成了林府菜园里手脚麻利的打杂丫头。

此时抱着癞皮狗阿黄渐渐冷去的身躯，花不弃只觉得心口有把刀在绞她的肉。阿黄的温暖、前尘旧事、今生无依纷纷涌上心头，花不弃哭得肝肠寸断。

菜园偏僻，打霜落雪的严冬里，连下人们都窝进了暖和的房里。花不弃的哭声在菜园里寂寞地回荡，还没吹到园外就飘散了。

抹了把泪，花不弃突然想起了打死阿黄的凶手，杀了他的心都有。她回头一瞧，击杀阿黄的少年满身是血躺在雪地上已经晕了过去。

她磨着牙，眼里满含仇恨。一个受伤晕过去的少年有什么可怕的，不如杀了他为阿黄报仇！还没有人怀疑她。杀机一起，花不弃提了根棍子走过去。看到云琅苍白的脸，她的心又怯了。

棍子举起几次却始终落不下去，毕竟他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是条人命啊。花不弃无力地放下棍子，伤心地望向癞皮狗说道：“阿黄，都说打狗看主人，你要是喂奶给四小姐吃，也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杀人我手软害怕，不能替你报仇，你别怪我！”

她下不了手，却也不愿救他，冲地上吐了口唾沫，狠狠地骂了声小贼后，抱着癞皮狗去找地方埋了。

大朵大朵的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渐渐掩埋了地上的血迹，云琅躺着的地方像微隆起的一个雪堆。

天色暗下来时，花不弃埋掉阿黄回来了。菜园里寂静无声，一片白茫茫的田地反射着清冷的月光。她怔怔地站着，低头看着身后被月光投下的阴影，少了阿黄的影子与它的依恋，孤单感油然而生。从此这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不管怎样，总要活下去的。花不弃拭去泪，挤了个笑容安慰自己。她拢着双臂往小屋走，才走了两步就被地上白雪掩盖的云琅绊倒在地。他还没离开？死了？花不弃拾起棍子捅了捅云琅，见没动静。真的死了？她用棍子拂开云琅身上的雪，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

他的嘴角还带着一丝干涸的血迹，脸色白得像地上的雪，眉毛倒显得墨黑，身上的血凝成了紫黑的雪块。天明后他就是一具冻硬的死尸。阿黄的仇已经报了。

偌大的菜园里，她的狗屋前摆着一具死人尸体。花不弃想着就有点儿毛骨悚然。

这时，地上的云琅突然动了动，吓得花不弃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尖叫。

云琅听到叫声顾不得背上伤口的痛，从地上一跃而起，捂住花不弃的嘴，带着她扑倒在雪地上，喘着气威胁道：“再喊我就杀了你！”

花不弃气得浑身发抖。他居然还没有被冻死？！他凭什么这么命大？想到苦命的阿黄她心中悲凄，又被云琅压在雪地上动弹不得。刚才为什么不先下手为强？不杀他也能把他绑起来啊！花不弃悔得肠子都青了，这时只能瞪圆了眼睛记住这个少年凶悍的模样，用力地点头表示明白。

滴水结冰的寒冬，剑伤虽重，伤口的血却因为天寒而凝冻住，否则云琅早就因失血过多而亡。虽然躺在雪地里，他却半是昏迷半是在恢复力气。花不弃的棍子捅醒了他。听到她的叫声，他情急之下用力跃起捉住了花不弃，背上的伤口已然崩裂，痛得他龇牙咧嘴。

重重地喘着气，云琅这才看清身下不过十二三岁的小丫头。他松了口气，将手移到她的脖子上轻轻按住。花不弃瘦得豆芽似的，他单手就能掐断她的脖子。云琅为自己的紧张好笑，看到花不弃黑乌乌的眼里透出惧意后，这才微微放松了力道。

他低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花不弃的手非常自然地撑在云琅胸前，她紧张地瞪着云琅，心里再恨也只能服软，低声告诉他：“林府！”

“药灵庄林府？”

花不弃点了点头。

云琅心里一声哀号——跑了半天居然还是跑回了林府！他看了看四周，满意地发现这是一片极空旷的菜园，孤零零的只立着一间小木屋。就算花不弃喊叫，他也有把握让她喊了一声喊不出第二声。云琅吸了口气，抓着花不弃的手臂，以剑支撑着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进去！”云琅看着面前的小屋低声喝道。

花不弃在心里问候着他的祖宗十八代，忍着手臂的痛楚扶着云琅进了屋。

屋内简陋狭小，仅能放下一床一桌。云琅坐在床上，顺手拿起桌上的茶壶摇了摇，发现有水，不禁大喜，仰头喝了个干净。

背上的伤必须包扎才行，云琅瞧见花不弃缩坐在墙边的可怜模样，不禁放软了声音道：“丫头，你过来替我裹伤，我不杀你！”

花不弃巴不得他伤重不治而死，磨磨蹭蹭只露出害怕的神色拖延时间。

“过来！”云琅低喝道，随手将茶杯一捏，碎了。

他手上用力，目光死盯着花不弃的脖子，仿佛在告诉她，刚才掐的如果是她的

脖子，那她就没命了。

花不弃情不自禁地扭头朝门口看了看。

云琅望着她冷笑道：“我保证在你还没跑出屋前我就能杀了你。小丫头片子，想给小爷陪葬的话你就喊！”

“不要杀我！我不喊！”花不弃的声音这回是真的在颤抖。她机械地回转身，腿软得移不动，眼里蓄满了害怕的泪水，慢慢地涌出眼眶。

屋里没有点灯，雪光微微地从窗户纸上透进来。云琅有些失神地看着花不弃，觉得她可怜得像一条小狗。如果不是身处险境，云琅想，他也不会这样去吓一个小姑娘。他放软了语气道：“你也算是救了我，我不会杀你。只是想请你帮帮忙，给我包扎一下。我会尽快离开，不会连累你。”

花不弃这才慢吞吞地移到床前，呆呆地看着浑身是血的云琅，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云琅费力地解开衣裳，后背却和伤口粘在了一起，动一动都痛得撕心裂肺。他皱眉低声说：“撕掉床单直接缠！”

花不弃握着床单，想着昨天晚上还抱着阿黄睡在一起，心头恨意顿生。床单撕裂的声响像刀，尖锐地刺进她的心。她默不做声地给云琅包扎，眼泪一滴滴落下来，屋里再不会有阿黄的影子了。

缠好后云琅动了动，感觉舒服了不少。他又饥又乏，只想吃点儿东西恢复体力尽快离开。他见花不弃不停地掉泪，想到自己竟然威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心里不免有些歉疚。但如今身处险境，他也只能扮得凶恶点儿，便瞪着花不弃说：“这里有吃的没有？！”

花不弃心头一动，垂下眼帘低声说：“屋外有萝卜，我拿几个去。”

她此时的模样单纯可怜，而且菜园空旷，云琅不疑有他，喘着气道：“好。”

见他点头，花不弃这才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她回头看到云琅正闭着眼调息，手迅速拉上房门，将锁一合，拿起屋旁的铁锅和锅铲用力敲响，扯开喉咙大喊道：“来人呀！抓贼！有贼啊！走水啦——”

云琅听到门锁响和花不弃的喊声，暗骂了声“好个会演戏的臭丫头”！他提起长剑就向窗户撞去。

窗户被撞得粉碎，云琅一跃而出。

听到声响，花不弃猛地回头，看到雪地的微光里一双寒冰似的眼睛盯着自己。她心头骇极，扔掉锅，拔腿就往园外飞奔，嘴里喊得更大声。

“臭丫头，敢出卖小爷！”云琅咬牙切齿地骂了声。

她的声音清脆，在黑夜里传出极远。药灵庄林府并非普通的人家，家传的医术治好了不少武林人士，也笼络了一批看家护院的好手。远处渐渐有人亮起了火把、灯笼，朝园子里赶来。云琅顾不得追，狠狠地看了一眼像兔子般跑得飞快的她，折身踉跄着走到了院墙下。

林府的院墙青砖合缝，高两丈有余。云琅吸了口气想纵身越墙，却扯动后背的剑伤，痛得他眉毛都在发抖。平时这样的高度难不倒他，现在却让他有心无力。受伤逃命时，他拼着一口气跃了进来，现在却跳不出去了。眼看园外的灯光离这里越来越近，云琅一低头看到了墙上的狗洞，眼睛一闭弯下了腰。

花不弃飞快地往园子外跑，胸中怒意翻涌，只盼着庄里的人捉住云琅后为阿黄报仇雪恨。这时她一回头，正好看到云琅弯腰钻狗洞。想跑？花不弃停住脚步，大声喊道：“贼子钻狗洞跑啦！他钻狗洞了！他钻狗洞跑啦！”

清脆的声音在黑暗中直传到云琅耳中，云琅一张俊脸气得发白。堂堂飞云堡少堡主钻狗洞逃生，将来被这个丫头认出来传扬出去，他还有脸在江湖中立足吗？

大丈夫能屈能伸，他日必报此仇！云琅咬牙切齿。回望墙根下黑漆漆的狗洞，他忍着背上的伤痛，提起内力寒声骂道：“臭丫头！你死定了！小爷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他的声音隔了院墙幽幽传来。花不弃如同被雷劈中，双腿瘫软，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啃了满口冰雪。



第二章

〔神仙哥哥〕

药灵庄是药灵镇第一大户。先有药灵庄再有药灵镇，镇上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靠着药灵庄生活的。家传妙手回春的医术，让林家江湖中也颇有声望。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江湖朋友总有受伤的一天，可是少有人没事去找林家的麻烦。相反，药灵庄如有什么事，主动赶来雪中送炭的大有人在。林家感恩，自己就多了条后路。

居然有贼闯进了药灵庄，这事自然惊动了庄主林老爷。

单凭死了条狗，林老爷绝不会大动肝火。菜园传来消息时，管理山上药圃的林家二老爷也遣人跑来禀报说，有贼闯了进去。那贼想偷药，打斗中差一点儿毁了给知府黄大人家的妾制的百花冷香丸。林老爷的眼睛便瞪圆了，连颌下三络长须都随风飘了起来。

此时再从菜园里传来发现小贼的声音，林老爷急声下令，护院兵分几路，不找到此贼绝不罢休。

庄主动了真怒，药灵庄忙成了一锅粥。大家召集人手，分配路线，点火把出庄抓贼。

先追至菜园的护卫问了花不弃几句就匆忙走了。花不弃在小屋里转了几圈后，拿起花九留下的讨饭陶钵，包了几块红薯，简单收拾了些东西，打了个包袱，从狗洞逃出了药灵庄。

她脖子上还留着那个小贼冰凉手指的感觉，耳边还回响着那个小贼阴寒的声音。花不弃心想，与其留在药灵庄等人上门报仇，不如脚底抹油先溜。反正在药灵庄林家人的眼中，她不过是个靠林家施恩才有了活路的乞丐丫头。

夜晚飘起了鹅毛大雪，风似鱼鳞刀一般刮着脸。花不弃用布巾兜住脸和脖子，双手笼在袖子里，却仍挡不住鱼鳞刀似的风，直冻得牙齿打架。她知道再不找个地方生火取暖，怕是挨不到天明。想起冻死的花九，她憋着一口气跑到镇外的城隍庙，希望能躲过这场风雪。

老远就看到破败的庙门里有火光透出，花不弃犹豫了一下，蹑手蹑脚地绕到了庙后，生怕那个跑掉的小贼正巧也逃到了这里。

她踮起脚透过破窗棂往里看，只见一个年轻公子与一个书童打扮的人生了堆火烤了只兔子。花不弃的口水哗地涌了出来。

就在这时，那个年轻公子回转了头，花不弃躲闪不及和他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那公子愣了，花不弃花痴了。

这公子看上去十八九岁，可是他居然长得比林府的四小姐还漂亮！他还披着件不带丝毫杂色的白狐裘，衬得腰带正中镶的玉佩像冬天里的青菜，翠生生的。一个比女人还漂亮的有钱男人是什么？是勾引天下女子犯罪的妖孽！美色当前，花不弃只差没磕头感谢上天有好生之德。穿越女可以无貌可以无钱，但是她一定会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出门遇帅哥，而美男独钟情于她一个！

她赶紧去翻包袱。美男在烤兔子，她正巧备有几块红薯。

“公子，同是天涯避雪人，借个火？”

“姑娘，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什么？”

“红薯！有钱家的少爷怎么可能吃得到！”

多么自然的搭讪，足以凸现有钱公子的白痴与无钱少女的个性！花不弃傻乎乎地想象着，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嫁入豪门，捧上了金饭碗。

就在她激动地握紧了一块大红薯，正要实施泡男大计时，突然看到一行人举着火把正往庙里来，她的头又猛地缩了回去。

莫若菲看到那双黑不溜秋的眼睛一下子消失，禁不住笑了笑，回头就看到几个林府护卫举着火把进了庙。

“请问公子是何方人士，为何来到药灵庄？”领头的护卫见庙里是两个人，公子打扮的人相貌俊美异常，穿着件名贵狐裘，不由得客气起来。

“在下望京人氏，来药灵镇有事。因客栈人满，只得在庙里将就一晚。敢问兄台何事？”莫若菲微笑着回道。

这时，他身边的小书童却咳了几声。那护卫一看，小书童十五六岁，却趴在草堆上，病恹恹的。护卫在药灵庄待久了，也有几分经验，听咳嗽声便知是受了伤的。

他扭头嚷嚷起来：“这书童受了伤！”

听到这话，庙外的护卫全提剑涌了进来，将二人团团围住。

莫若非皱了皱眉，温言道：“我这书童后背受了伤。因离药灵庄不远，正想天明后去庄上求医。”

晚上跑掉的小贼与书童年纪相仿，听花不弃说也是后背受了伤。护卫们哪肯听莫若非解释，有护卫便喝道：“哪有这么巧的事，一定是他！”

“对，指不定一个进庄偷药，另一个在外接应！”

“绑了回庄！”

七嘴八舌的声音响起时，已有人想争头功，抢先动了手。

花不弃在庙后看到天空燃起一朵烟花，知道是报信用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林府护卫和高手赶来。她回望庙后高耸的山崖直呼晦气。想跑吧，结果被林府护卫来了个瓮中捉鳖。

庙里响起叮叮当当的响声，像是刀剑落了地的声响。花不弃哪还有心思看热闹，趁着庙里混乱毛着腰蹑手蹑脚就往庙外奔。

倒霉的人喝凉水也硌牙！她迎头撞见了赶来的林府刘管事。花不弃灵机一动，指着庙里大喊：“刘管事，那小贼受了伤在庙里！他还有个同伙！”

寒风从嘴里灌进来，她用尽全力吼了一嗓子就弯着腰咳嗽。刘管事听到庙里传来厮杀声，也没注意到花不弃身上背着包袱。他武功甚高，从花不弃身边脚不沾地的一掠而过，看得花不弃连咳嗽都忘了。

躲过一劫的花不弃松了口气，往相反的方向一阵狂奔。眼看四周无人，她这才回望庙里得意地想，对不住了帅哥，虽然你很美，但是我把自己看得更重要。等你解释清楚，姑娘我已经远走高飞了。她紧了紧背上的包袱，飞快地进了山。

药灵镇依山傍水，镇子沿山修建，如一条长龙在山脚下舒展着身躯。

花不弃喘着气爬上山坡，回望远处镇上的点点灯火，颇有点儿感慨。山风吹得身上的衣服像纸一般薄，她停了遐思，找着一处以前挖药材歇脚的山窝窝。

山窝窝其实有点儿像猫耳洞，外小里宽。药灵镇靠着药灵庄繁荣，镇上几乎家家都上山采药打猎，久而久之，为了歇脚方便，也为了避野兽，挖出来这样一些山窝窝。这些山窝窝背风而建，在里面生火不会被烟熏，洞口燃着一堆火，野兽远远地看见了也不敢靠近。

花不弃打开包袱，拿出一把柴刀，劈了点儿干燥的灌木，不多时就燃起一堆火